

朱光潛翻譯康德哲學主要術語的獨特性

——以《西方美學史》康德一章為例*

宛小平

[提 要] 由新發現朱光潛《談心》裡發願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延伸至《西方美學史》對康德主要術語的中譯，進行一番考察可知，朱光潛不讚成將康德哲學稱為“先驗主義”(Apriorism)，而更傾向於以“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替代。在《西方美學史》的《康德》章中，朱光潛以“知解力”譯德文 Verstand，有其獨一無二的理解；比較早地用中國文論“意象”和“意境”翻譯康德的 Idee，對跨文化接受起了示範作用；還對宗白華譯《判斷力批判》術語的個別錯誤做了深度剖析。這些關鍵術語的中譯，與朱光潛美學思想有著內在的關聯。

[關鍵詞] 康德 先驗主義和超驗主義 知解力 理式和意象 朱光潛的物甲物乙說

[中圖分類號] I01; B83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78 - 08

朱光潛被稱為中國的克羅齊，而克羅齊在朱光潛眼裡則是“康德版”的。“康德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開山始祖，也可以說是形式主義美學的開山始祖，‘超功利’、‘無所為而為地觀照’、‘純形式’等等口號都是他首先提出來的。克羅齊在美學方面與其說是近於黑格爾，毋寧說是更近於康德，不過是把康德的理論推到更大的極端，來替資產階級沒落時期的形式主義的藝術作辯護。”^①朱光潛早期美學思想就是受到了這種形式主義的影響，他的《文藝心理學》等一系列著作，提到這種形式主義都是將康德的名字和克羅齊連在一起，稱“康德—克羅齊—線形式派美學”。

不像對克羅齊和黑格爾那樣（分別翻譯過《美學原理》和《美學》），朱光潛沒有完整地翻譯過康德的著作，但是不是就不可以討論他對康德哲學術語翻譯的問題了呢？我認為不是這樣。首先要看到，朱光潛具備翻譯康德原著的條件：其一，朱光潛對康德原著非常熟悉，在其早期英文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以及中文著作《文藝心理學》中皆多次引用過，並且朱光潛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時已熟練掌握英、德、法等多種語言。其二，更令人驚訝的是，朱光潛留學的第一站——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哲學老師就是研究康德鼎鼎大名的侃普·斯密斯教授。斯密斯送自己的著作《笛卡兒研究》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朱光潛、宗白華、方東美美學思想形成與桐城文化關係研究”（項目號：17ZDA018）的階段性成果。

給朱光潛，祖父（朱光潛先生）將此書寄我學習，信中稱：“學哲學應順歷史發展次第，先從古希臘學起，柏拉圖的對話集值得特別注意，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可接著研究，中世紀可暫時擱下，轉到康德和黑格爾，為了讀懂這兩位的著作，宜先略知十七、八世紀大陸理性派和英國經驗派的論爭，寄你的笛卡兒《哲學研究》是我的老師 Kamp Smith 寫的一部很好的書，他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譯評康德的。”^②儘管導師沒有教他直接研究康德，而是推薦他讀懷疑派休謨的《自然宗教的對話》，但我們知道正是大衛·休謨把康德從“獨斷的睡夢中驚醒”。同時，朱光潛在留學期間已經譯出克羅齊《美學原理》的初稿，前面提到在美學界康德、克羅齊都是形式派美學的始祖。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學者中，朱光潛是非常適宜翻譯和介紹康德哲學的。

一、朱光潛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何以未成現實

我們知道，朱光潛具備翻譯和介紹康德美學著作的條件是一回事，他自己是否有翻譯此巨著的動機又是另一回事。

新近發現朱光潛在 1947 年《自由文摘》第七期登載的《談心》一文（此文未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朱光潛全集》），其中說道：“我近來對哲學底興趣似比較濃厚。理比較一切似都實在，耐人探索玩味，我打算以剩下來底大部分時光，翻譯幾部真正重要底哲學著作，翻譯可以集中注意力，幫助徹底了解，同時我心裡也總有一個實用的念頭。我相信支配世界動向的終於是思想，要想中國一切入正軌，中國人必須在思想上作更切實的努力。多翻譯幾部好書，也許就是多下幾粒思想的種子，目前蟲飛蠹蝨，聲氣雖然不小，恐怕那都是浮的、假的，無補於長久大計，我認定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對於現在社會實所能做的最大貢獻是翻譯，所以發願就這方面努力，放棄從前愛做零星文字的習慣，在最近幾年內我預料先把克羅齊、康德、赫格爾（即黑格爾——引者）三人的美學著作譯成，以後再譯我最心愛的柏拉圖，我的翻譯標準是自己透懂原文，把它譯為充實而流暢底中文，使不懂西文而肯用心底讀者讀起來不太覺得難澀。”

這篇文章作於抗戰剛結束時，朱光潛發願今後一門心思在翻譯上，他後來的確也是這樣做的。不過，上面提到的幾位西方大哲，獨獨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未成譯，其他像克羅齊《美學原理》、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黑格爾《美學》，朱光潛的譯作都是譯壇經典的範作。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朱光潛未完成此夙願呢？1980 年代初我曾迷戀讀康德和黑格爾的著作，陪祖父散步時被問及在讀什麼書，回答正在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是藍公武譯的，半文半白。他馬上就表示那應該重新翻譯，應該讓人能讀懂。回到書房，他揀幾本英文書讓我學習，說有康德的英文版原著，好像是借給安大姓錢的老師了。安大哲學系有兩位姓錢的（一位是錢廣華，另一位是錢耕森），在 1980 年代都先後拜見過祖父，他一時想不起是什麼名字。我過後到哲學系教書，也不曾問究竟祖父將康德英文版《判斷力批判》借給了哪一個錢了。前不久，已故錢耕森老師的夫人沈老師打電話給我說，有這麼一本祖父給她丈夫的書在她那裡。她不願歸還，我也不好再問。但據我的經驗，祖父在喜愛的英文書上批註（英文原版往往用鉛筆，這和祖父讀古線裝書不一樣，讀古籍往往是用毛筆蠅頭小楷批註）總是很多的。我想，一定能從中窺見祖父因為發願翻譯康德這本大著而所做的密密麻麻的批註準備工作。

既然朱光潛做過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的準備工作，又為什麼最終未去翻譯呢？我揣測：時值 1949 年及以後的一段時間，似乎翻譯康德著作與當時意識形態不相適宜。黑格爾因為是被馬克思吸收改造的哲學家，尚可批判地研究，康德則不然，多半是被當時哲學界看作和唯物論對立的先

驗唯心哲學，是應該遭到嚴厲批判的對象。估計這是朱光潛放棄翻譯康德著作的一大原因。還有另一大原因，也是我假想的：朱光潛一般除同行翻譯得實在不理想，如好友郭斌和翻譯的柏拉圖著作，他決心重新翻譯外，一般有別人在翻譯，他就不願再去做這件事了。當時朱光潛和宗白華同在北京大學任教，宗白華在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朱光潛不會不知道。

儘管朱光潛未留下康德《判斷力批判》的中譯本，但卻留下了《西方美學史》裡寫《康德》的一章。這是實實在在（生平介紹極其簡短）有深度分析的文字，其中翻譯康德關鍵哲學術語的中文和一般中國其他學者並不一樣，很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朱光潛稱康德哲學為“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而非“先驗主義”（Apriorism）

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史》的《康德》^③一章裡對康德哲學應該以什麼統稱為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我國一般西方哲學史的術語，稱康德哲學為‘先驗的’，並不確切，應該用‘超驗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固然也是一種先驗主義（Apriorism），都不從經驗出發而以假定為據；但是超驗主義並不完全等於先驗主義，因為它還包括‘不可知論’，即主張現象可憑感官去認識而物自體卻不可知，只能憑理性去假定。‘先驗主義’卻不包括不可知論，而且先驗公理（如數學所用的）還是可由經驗來證實。”^④

朱光潛用“超驗主義”來稱呼康德哲學，這在學界似乎並不常見。但從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裡肯定“自在之物”（物自體）來看，似乎朱光潛這個看法是堅持辯證唯物論立場的。康德之後的費希特、謝林都是發揮“先驗唯心主義”的一方面，取消康德哲學本來存在的物自體的一方面，那是向右方向改造康德哲學。

的確，仔細審視我們常用的“先驗主義”一詞，只是肯定先驗形式（在感性是時空；在知性或知解力是十二範疇）作用外界對象（現象）提供的材料構成知識的對象，這就是康德“人給自然立法”（外界圍繞著人的主體先驗形式轉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這對象（現象界）背後支撐的本體（物自體）卻如同一片黑暗一樣，我們不得而知。人的知識只能和現象界打交道，和本體界（物自體）是隔著的。

畢竟，我們和現象打交道背後有一個“物自體”支撐，這也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考察知識的基礎，它和“自由意志”以及“共同感覺力”一起構成《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其他假設的基礎。康德的知、情、意的一切推論，都是由這三大“假設”出發而建立起來的。

由此可知，朱光潛提出以“超驗主義”作為康德哲學的總稱，顯然比“先驗主義”要合理得多。其合理性在於格局要比“先驗主義”大。由於包括了“物自體”（不可知），就相應主體而言，則須涉及理性的思維，所謂“能思維和能認識不一樣”（康德），即“物自體”雖不知，卻可思維。這就勢必引出“理性”（不同於我們一般的理性認識）這個詞。朱光潛深刻分析了“理性”這個詞，指出：“康德的‘知解力’相當於我們了解的理性認識能力，而他所謂實踐‘理性’卻是‘知解力’以外的事，不以感性認識為基礎，而且根本不是一種認識能力，它是‘先驗的’、‘超感性的’，由上帝在造物時設立來幫助人窺探本體和精神界的自由，揭示宇宙的和諧秩序，指導人發出道德意志的，這一切都還不能給人任何認識的內容。這種‘理性’實質上是反理性的，只是神秘主義和不可知論的基礎。”^⑤

當然，還有一種觀點，模糊 a priori（先經驗）和 transcendental（超經驗）兩者的界限，主張用“先天”來譯這兩個詞，並用“先天唯心論”稱呼康德哲學。^⑥這種觀點雖然注意到“超驗”、“先驗”皆不從經驗出發而以假定為據這一共同性；但是，卻忽略了“超驗的”包括“不可知論”，而“先驗的”卻

不包括不可知論。

此外,還有“批判哲學”、“批導哲學”等指稱康德哲學的詞,但與朱光潛“超驗主義”一詞比較,似都顯得更有消極意義。表面看,“批判哲學”似乎以“理性”為指導,事實上,這種“理性”恰如朱光潛所稱:“據說按照這種理性,事物不僅有原因,而且有自身的‘目的’,即上帝在造它時對它所進行的設計安排;特別是研究有機物和人時,因果律的解釋據說還不夠,還只是機械的,還要加上‘目的論的解釋’,說明為什麼有某些事物,某些事物何以有它們本來的那樣形狀,才能見出宇宙間的理性秩序。這種看法說近一點,是理性派哲學的傳家衣鉢,說遠一點,是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殘餘。”^⑦這就是列寧說的“知識讓位於信仰”。這樣,從啟蒙運動的進步觀點看,這種“批導哲學”反倒有其消極含義。所以,以此來稱謂康德哲學也不是十分妥當。

三、朱光潛以“知解力”翻譯“Verstand”有其獨特的理解

德文 Der Verstand(英文 understanding)一詞,日本人最早譯為“悟性”居多,國內宗白華、鄭昕也步其後塵。還有像朱光潛桐城中學同班好友方東美,更是把“悟性”和“理解”並用。方東美這樣寫道:“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裡本來就知識形成的步驟,劃分心靈作用的三個層級:(一)感性、(二)悟性(理解)、(三)理性。”^⑧

這種悟性或者理解並不能獨自直觀知覺對象,感覺不能獨自作為任何事物。只有將直觀與思維結合起來才能有知識。所謂“直觀無概念則盲,思維無內容則空”。

而在朱光潛看來,方東美的這個中譯也很不妥當。他說:“一般把德文 Verstand 譯為‘悟性’,不妥,因為‘悟性’在禪宗用語裡指‘一旦豁然貫通’的能力,不符合康德的原義,原義只是認識功能,原譯‘理解力’,現一律改為‘知解力’,以便避免憑‘理性’去認識。”^⑨

在學界,翻譯這個德文詞 Verstand 最多的是以賀麟為代表,譯成“知性”,以表示把握對象、構成概念的能力,“悟性”則不一定能具有構成概念的能力。顯然,朱光潛避免了“悟性”不確切的譯法,又吸取賀麟等所譯“知性”中包含形式邏輯的推斷、分析、綜合和推理的能力。不過在康德哲學中,這種能力也只能掌握自然界現象的某些部分,而不能把現象作為“整體”來認識。要作為“整體”來認識,康德有比“知解力”(或知性)更高的“理性”概念,它才是把握對象“物自體”、“靈魂不朽”、“意志自由”之類概念的能力。於是,朱光潛用“知解力”來翻譯 Verstand,既可以和“悟性”區別開來,又不至於和“理性”(Vernunft, reason)混淆在一起。

此外,在“知解”後面加上“力”,以表示康德的知識的考察有對能力限度審查的意思。

可見,朱光潛用“知解力”翻譯 Verstand 一詞應該是對康德哲學原義比較準確的表述。

四、《康德》裡比較早的用中國文論中的“意象”和“意境”範疇來翻譯“Idee”

康德所用“Asthetische Idee”一詞,朱光潛翻譯成“審美的意象”,並加腳註:“原文是 Ästhetische Idee,指審美活動中所見到的具體意象,近似我國詩話家所說的‘意境’,亦即典型形象或理想。”^⑩這裡關鍵是 Idee 能不能譯為“意象”。這還和德文 Vorstellung 是否譯為“表象”相關。他的看法是 Idee 似應譯“意象”,而 Vorstellung 譯為“表象”不妥,他在另一處腳註中稱:“德文 Vorstellung 過去譯為‘表象’,欠醒豁,它指把一個對象的形象擺在心眼前觀照,亦即由想象力掌握一個對象的形象,這個詞往往用作 Idee(意象,觀念)和 Gedanke(思想)的同義詞,含有‘思維’活動的意義。”^⑪

而朱光潛的好友賀麟先生卻有另一番見解。他指出:“至德文 Vorstellung 一字,則宜採日譯作

‘表象’而不可譯作‘觀念’。‘觀念’(idea)一詞在康德、黑格爾哲學中均無地位,惟英國的經驗派人士所謂 ideas 以及德國叔本華的 die Vorstellungen 可以譯作‘觀念’,因叔本華受洛克、貝克萊影響甚深故。”^⑫或許賀麟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朱光潛的看法也不能說全無根據。朱光潛的確受英國經驗派哲學的影響很深,對休謨情有獨鍾。他早年的代表作《文藝心理學》裡引用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裡一段話,其中 Idee 就是翻譯成“意象”的。^⑬似乎如賀麟的講的,和叔本華有同種眼光。

可見,將 Idee 譯為“意象”在朱光潛那裡是一貫的態度。早在 1946 年 11 月發表在《新思潮月刊》第 1 卷第 4 期的《幾個常見的哲學譯詞的正誤》中,他就指出:“Idee 源於希臘文,本義為‘見’,引申為‘所見’,泛指心眼所見的形相(form)。一事物印入腦裡,心知其有如何形相,對那事物就有一個 idea,所以這個字與‘意象’(image)意義極相近。它作普通用時,譯為‘觀念’本不算錯。不過在哲學上,以往哲學家用這字,意義往往各不相同。柏拉圖只承認 idea 是真實的,眼見一切事物都是 idea 的影子,都是幻相。這匹馬與那匹馬是現象,是幻相,而一見馬之所以為馬則為馬的 idea。這是常存普在的,不因為有沒有人‘觀念’它而影響其真實存在,它不僅是人心中一個觀念,尤其是宇宙中一個有客觀存在的真實體。近代哲學家康德與黑格爾用 idea 字,大體也取這個意義。所以它不應譯為‘觀念’,應譯為‘理式’,意思就是說某事物所以為某事物的道理與形式。”^⑭

顯然,朱光潛這番對 idea 的解讀,既表明了其“意象”、“觀念”帶有主觀的一面;又說明在柏拉圖、黑格爾那裡,Idea 指某種客觀的精神真實的存在。無獨有偶,中國研究希臘哲學的權威陳康也有相類似的見解,他指出:“柏拉圖之主要思想可名之為‘形論’。此所謂‘形’在希臘文為 ιδέα, εἶδος(舊譯為‘觀念’‘概念’‘理型’以及近來愈不可解之‘理念’等等皆誤,今譯為‘形’,其故容另述,茲暫從略),‘形’之一詞所指甚多,然其可別為二大類,其一屬於客觀方面,其另一屬於主觀方面。”^⑮從主客兩方面解讀 Idea,可謂全面且深刻。不過,究竟是朱光潛以“理式”來標明客觀唯心論好,還是以“形”來標明好。我認為朱、陳兩學者的觀點相差不遠,因為朱光潛對“理式”的進一步說明就是“道理和形式”。這裡有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陳康指責以“理念”來譯是一大錯誤,這一觀點頗為令人驚訝。

五、《康德》裡多處指出宗白華《判斷力批判》譯文值得商榷

朱光潛和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參與美學大討論的學者私人關係是很好的(這裡包括宗白華先生),但是在探索真理面前,則不能有私人的情感介入。宗白華在美學大討論中寫的文章不多,因為是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的譯者,在《新建設》1960 年第 5 期發表了《康德美學思想評述》。其中對“美的分析”康德第一個程式的說明一段翻譯如下:“他說(指康德):一個關於美的判斷,即使滲入極微小的利害關係,都具有強烈的黨派性,它就絕不是純鑒賞判斷。因此要在鑒賞中做個評判者,就不應從利害的角度關心事物的存在,在這方面應該抱淡漠的態度。”^⑯

朱光潛在《康德》一章裡再重新翻譯了這段話,有一個腳註顯然是針對宗白華翻譯的錯誤。為了準確,我也把朱光潛翻譯康德這段話的腳註直抄如下:“一個審美判斷,只要是摻雜了絲毫的利害計較,就會是很偏私的,^⑰而不是單純的審美判斷。人們必須對於對象的存在持冷淡的態度,才能在審美趣味中做裁判人。——第二節”。^⑱

自然,朱光潛和宗白華商榷文字的觀點是正確的。不過,我們發現宗白華在這篇論文之外的康德《判斷力批判》原著相關文字,並沒有直接譯成“強烈的黨派性”,而是“就會有偏愛而不是純粹的

欣賞判斷了”。可見，宗白華在其論文中改成“強烈黨派性”肯定是有原因的。

幸虧《文藝理論譯叢》1958年第1期上選了宗白華翻譯康德的《美的分析論》。在“譯後記”裡有一段話：“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法國的戲劇文學和法國繪畫’結論章裡談到康德的美學，他說：‘康德：沒有私心（白華按，即指康德所論的審美感是脫離利益感和利害關係的）是對個人說的，而對於社會——是利益。藝術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的手段。同樣，也是他們之間的鬥爭的手段，分成了階級的社會裡，藝術表現某一階級所認為是好的，重要的，以及這一階級在當時所最注意的，像馬克思所說的，他們的思想，興味和幻想。’”^⑩（引用瞿秋白譯文，見《海上述林》）

這上面“譯後記”沒註明是宗白華寫的還是編輯寫的，但從文中註有宗白華按語，似又是編輯寫初稿，宗白華加的按語。不管怎樣，這個帶有明顯蘇聯意識形態意味的翻譯被宗白華接受了，並寫在了他那篇介紹康德美學的論文裡。

同是在這期宗白華的康德《美的分析》譯文上，朱光潛有許多批語。從這些批語可見，朱光潛對宗譯康德《判斷力批判》是不太滿意的。像宗白華將德文 *Geschmack* 譯為“鑒賞判斷”，朱光潛則從日譯作“趣味”，並作說明：“審美力或鑒賞力在傳統術語裡叫做‘趣味’（*Geschmack*，本章一律譯為‘審美趣味’），所以康德往往把‘審美判斷力’又叫做‘趣味判斷力’，為著簡便，本文將一律用‘審美判斷力’。”^⑪

宗白華一般譯“鑒賞判斷”的四個“契機”。這“契機”的譯法（鄧曉芒後來翻譯康德此著也還是譯為“契機”），朱光潛也不以為然，主張譯成“程式”、“方式”為妥。

六、申論

譯事難，嚴復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之說。何況是翻譯像康德這樣難懂的哲學家。兩種不同文化、不同語言要天衣無縫地融貫成一個名言系統，談何容易！更難的是朱光潛也有自己的美學體系，“先入之見”是難免的事，只能說在客觀介紹康德哲學美學系統時，少一點因文化和語言的不同帶來的曲解。

前述朱光潛曾發願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大著終未能實現，原因有很多。但從朱光潛晚年《西方美學史》裡《康德》一章的譯名考察來看，他比同時代的學者可能思考得更深、更遠。如果不是因為晚年精力都投入到翻譯黑格爾《美學》和維柯《新科學》，假以時日，朱光潛以他外文和中文俱佳的深厚學養，一定能貢獻給學界一部康德《判斷力批判》的精審譯本。

首先，我們應該意識到朱光潛以“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替代一般流行對康德“先驗主義”（*Apriorism*）的稱呼，不僅僅是對一個翻譯名詞不同理解的問題。肯定“超驗主義”就是肯定“自在之物”（物自體）的列寧唯物主義的路線，一定程度上也和後來費希特、謝林的先驗唯心主義路線劃清了界限。

不僅如此，朱光潛美學在改造康德美學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主客觀統一”的美學。他在1957年《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一文中指出：“美是客觀方面某些事物、性質和形象適合主觀方面意識形態，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為一個完整形象的那種特質。”又說：“現實事物是藝術所要描寫的起點對象。例如畫梅花，畫的是一種實物，這實物的客觀存在是必須肯定的。我們把它叫作物本身（不同於康德的‘物本身’，那是不可認識的），或簡稱‘物甲’。”^⑫這裡，我們既見到了朱光潛繼承康德“自在之物（物自身）”的一面；又看到他強調肯定美的客觀條件是可認識的，這和康德“物自身”不可認識不同。

另外,朱光潛進一步指出:“梅花本身只有‘美的條件’,還沒有美學意義的美。主要的理由在於美學意義的‘美’是意識形態性的,而一般所謂物本身的‘美’是自然形態的,非意識形態性的。日常語言都把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美’混為一事。”²²

這就是朱光潛吸收改造康德二元論提出了“物本身(物甲)”和“物的形象(物乙)”劃分的所謂“物甲物乙”的學說。

其次,朱光潛“知解力”翻譯德文 *Verstand* 和英文 *understanding*,這在學界獨一無二。“知解力”和“悟性”(宗白華、鄭昕皆這樣譯)相比,不像“悟性”容易落入省悟、醒悟、覺悟等“豁然貫通”的直覺意味,那就和“直覺”混淆了;也不像“理解力”的譯法,這個“理”字,易使聯想到“理性”,從而又和“理性”相混淆。總之,朱光潛這個“知解力”的譯法,恰好說明了康德所謂“(審美)判斷力”是既略帶“知解力”的性質(涉及知解力的概念,在審美判斷中是暗含的,在審目的判斷中是顯露的),又略帶理性的性質(“目的”本身就是一種理性概念),是在知解力與理性之間起橋梁作用。所以,美是知解力和想象力的一種和諧心意狀態。

第三,朱光潛用中國文化“意象”和“意境”範疇來譯德文的 *Idee* 更是別拘一格。在朱光潛的美學體系中,康德一直是和克羅齊的名字連在一起,是形式派美學的始祖。朱光潛通過克羅齊的“直覺”和“形象”聯繫(“形象的直覺”),把 *Idee* 這個詞的希臘原始的字義(見)發掘出來了。再通過朱光潛強調美是情趣的意象化和意象的情趣化,使我們不自覺地將中國傳統文論的“情”和“趣”,“意”和“象”很自然地 and 康德、克羅齊的美學觀念融會在一起。

第四,談到 *Sehr parteitisch* 一詞宗白華譯成“具有強烈的黨派性”,朱光潛也指出了宗白華這個“牽強”的翻譯是據“俄譯本”來的。其實,這個詞的本義是“很偏私的”。順便說一句,朱光潛和宗白華私人關係是很友好的。抗戰中朱光潛寫了一篇批評馮友蘭《新理學》的文章寄給方東美,並請方轉給宗提意見。我認為,朱光潛在這樣正式發表的《西方美學史》裡提出宗白華的誤譯並非偶然,而是覺得這個詞不能被曲解。在朱光潛美學裡,也有怎樣看待非功利和功利(藝術和道德)關係的問題。所以朱光潛抓住這個詞不放,他不能容忍這個詞擴大到“黨派”和“階級性”那樣的高度(但五、六十年代受蘇聯意識形態的影響,有些也是難免的事)。

保持康德用 *Sehr parteitisch* 那個詞的本義是重要的,但這並不表明康德自己的美學思想沒有矛盾,沒有轉變。不然,“美的無所為而為”的欣賞和“美是道德的象徵”就不是出自一個人之口了。朱光潛對康德這種轉變有個評價:“康德在認識論方面錯誤的根源在於把知識的內容和形式割裂開來……最突出的矛盾是他在‘美的分析’部分,表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在《崇高的分析》部分,卻從‘美在形式’轉到‘美是道德精神的表現’,又走到‘道德主義’。”²³

朱光潛認為康德的這種轉變的後期更重要,不像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把前期美在形式誇大的那樣。我倒認為,朱光潛對這個詞和這個問題感興趣,恰恰是因為自己的美學也是由追隨形式派美學向包含社會歷史(道德在其中)的重大轉變。

最後,還有一點或許是題外話,因為我們討論的是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史》“康德”一章裡的中文譯法的問題,朱光潛的其他著作談到似乎不在論例。然而,有一點我還是願意指出來,在《西方美學史》裡,朱光潛談到康德《判斷力批判》裡用的“美”、“崇高”,是學界普遍的翻譯,但朱光潛早期《文藝心理學》裡在把桐城派姚鼐提出的剛性美和柔性美聯繫到“崇高”和“優美”時,除了這裡面有跨文化的對接意義之外,還牽連到對這兩個術語的多種不同翻譯。朱光潛寫道:“姚姬傳所拿來形容陽剛之美的,如雷電、長風、崇山、峻崖、大川等等,在西方文藝批評中素稱為 *sublime*;他所拿

來形容陰柔之美的，如雲霞、清風、幽林、曲澗等等，在西方文藝中素稱為 grace。grace 可譯為‘清秀’或‘幽美’。sublime 是最上品的剛性美，它在中文中沒有恰當的譯名，‘雄渾’、‘勁健’、‘偉大’、‘崇高’、‘莊嚴’諸詞都只能得其片面的意義，本文姑且稱之為‘雄偉’。西方學者常討論‘雄偉’和‘秀美’的分別，對於‘雄偉’的研究尤其努力。”^{②①}

朱光潛以“雄偉”^{②②}而非“崇高”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裡 sublime 這個詞，也不能不說是具有獨創性的。

①②③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頁；第75頁；第76頁。

④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07頁。

⑤以下簡稱《康德》。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42頁；第442頁；第442頁；第358頁；第432頁；第392頁；第391頁；第389頁；第443頁。

⑲賀麟稱：“我們發現 a priori 乃‘先經驗’或在經驗之先之意，亦即有‘超經驗’意。而 transcendental 乃‘超經驗’意。兩個字原來含義既同，故可同用‘先天’二字譯之。”見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65頁。

⑳方東美：《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一文，收入《方東美全集·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修訂版，第288頁。

㉑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第274頁。

㉒這段話很長，現鈔錄如下：“如果一個人憑心的力量，丟開尋常看待事物的方法，不受充足理由律（the law of sufficient reason）的控制去推求諸事物中的關係條理，——這種推求的最後目的總不免在效用於意志，——如果他能這樣的不理會事物的‘何地’‘何時’‘何故’以及‘何自來’（where, when, why, whence），只專心關照‘何’（what）的本身；如果他不讓抽象的思考和理智的概念去盤踞意識，把全副精神專注在所覺物上面，把自己沉沒在這所覺物裡面，讓全部意識之中只有對於風景、樹林、山嶽或是房屋之類的目前事物的恬靜觀照，使他自己‘失落’在這事物裡面，忘去他自己的個性和意志，專過‘純粹自我’（pure subject）的生活，成為該事物的明鏡，好像只有它在那裡，並沒有

人在知覺它，好像他不把知覺者和所覺物分開，以致二者融為一體，全部意識和一個具體的圖畫（即意象——引者）恰相疊合；如果事物這樣地和它本身以外的一切關係絕緣，而同時自我也和自己的意志絕緣，那麼，所覺物便非某某物而是‘意象’（idea）或亘古長存的形象……而沉沒在這所覺物之中的人也不復是某某人（因為他已把自己‘失落’在這所覺物裡面）而是一個無意志、無痛苦、無時間的純粹的知識主宰（pure subject of knowledge）了。”見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18頁。

㉓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25頁。

㉔陳康：《論希臘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3頁。

㉕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3頁。

㉖朱光潛在此處有腳註：“很偏私的”原文作 Sehr parteitisch，有人據俄譯作“具有強烈的黨派性”的，來論證康德反對審美的黨派性，似不免牽強。

㉗文藝理論譯叢編輯委員會編：《文藝理論譯叢》1958年第一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69~70頁。

㉘朱光潛：《文藝心理學》，第224頁。

㉙朱光潛對“雄偉”翻譯的理由是譯名中“偉”字可以括盡康德的“數量的 sublime”的意義，“雄”字可以括盡“精力的 sublime”的意義。

作者簡介：宛小平，安徽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合肥 230039

[責任編輯 桑海]